

基层热点话题·聚焦新排长成长

坚持，是一种力量

■本报记者 张琳

怀着期待，踏上边防线，扑面而来的寂寞和寒冷打在20岁的稚嫩脸上。刘郑伊，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女排长。三代从军的光环，仿佛白炽灯一样打在她的身上，让她一下子成了整个边防团的焦点。

负着巨大的压力。是选择渐渐疏离孤芳自赏，还是选择勇敢面对获取信任和认可？刘郑伊选择了后者。边防是艰苦的代名词，对于女军人来说更为不易。为了尽快适应边防环境，刘郑伊主动请缨参加巡逻；为了提高军事素质，她一步一动地在泥水中练投弹、练据枪……

刘郑伊用两年的不懈努力，换来了战友认可的微笑。她的成长轨迹是一名女排长的青春印记，更是一名戍边“新生代”的心灵写照。如今，又到了新排长下连、新兵入营的时节，更多的“新人”走进基层来到边防。他们必然有着这样那样的素质短板，也必将面对各种各样的挫折磨难，甚至也可能同样会遭受质疑、经历心酸、感到委屈。

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成长。刘郑伊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破茧的痛苦是成长的代价，更是成长的催化剂。怀揣梦想，便是播下种子；挥洒汗水，更在孕育彩虹。在万千汇入军队的新鲜血液中，刘郑伊的经历不算厚重，亦算不上丰富。但她的故事动人之处在于，处处散发着坚持的力量。这是初心的力量，也是梦想的力量。



在第一次巡逻途中，刘郑伊为界碑描红。 图片由作者提供

成长，我想这样对你说……

——一名边防女排长的自述

■刘郑伊



独家原创 第一视角

口述实录

这张答卷，每个人都是独一份

2018年从军校毕业，我踏上了去往边防的路。到边防连一下车，我就感受到了这里天气的威力——冷。实在太冷了，市里还穿着短袖，而我穿着春秋常服冻得直打颤。酷暑时节，我在迷彩服里塞进了棉衣。那时，我是边防团唯一一名女排长。午夜梦回，我时常惊醒，辗转反侧拷问内心——“一个女排长，能在这里做些什么？该做些什么？”



图①：刘郑伊在营战术对抗考核中。图②：刘郑伊在新兵团实弹射击中打出50环的成绩，戴上大红花。图③：刘郑伊带领女兵进行障碍训练。 图片由作者提供

我无法要求老兵用一个明白扼要的字眼在我的军旅问卷上做填空题。父亲的回答，连着他一生的故事。我无法站在他的角度体会那30年来朝朝暮暮的豪爽与酸楚，他也无法站在我的角度帮我做答卷。前往小海子的路，只能我自己走。未来的路，也只能我自己走。

边防团里，两个“第一”相遇了

边防团首批女兵到来了。我这个边防团第一个女排长，自然要引领女兵走好她们的军旅路。但更多时候，这群女兵才是我的指路人。看着花名册上的女兵信息：班长张静，比我大3岁；新兵田亚丽，比我大1岁……原来，自己并不是什么“长”，我和她们的年龄一样，经验也很新。集合时，看着班长，我心里有些发怵——听说老班长一般都看不上刚下来的新排长。我一直很尊敬班长。前辈们都认为，班长是最懂战士的人，我要依靠班长，慢慢融入这群女兵。体能训练时，班长问我：“排长，你来组织吗？”

我感觉到孤独又无助，在电话里问父亲：“现在，我该怎么办？”父亲只是回答：“你多穿点，别冻感冒。”作为边防连排长，骑马是必备技能。我儿时骑过很多次马，但都是在父亲的怀里。现在，我要自己手握缰绳，在熟悉又陌生的边防线上巡逻。我害怕了，又给父亲打电话：“现在，我该怎么办？”

陪伴成长的过程，也是自己成长的过程

转瞬间，就到了射击课目。看着班长一遍遍地给新兵们示范，动作标准流畅。我注意到班长手上拿了一个勺子大小的工具，塑料柄前有一个小圆盘，中间有个小洞。我好奇地问这是什么？“四点瞄准器，可以训练瞄准点集中。”班长把一个小凳上贴上白纸，然后立在地上，在白纸对面架好枪，然后趴在白纸上调整枪的位置。我在一旁跃跃欲试，“让我试试。”新兵休息时，我就趴在那里练瞄准。慢慢地，我的瞄准点达到了集中，甚至重合。我的射击成绩在逐渐提高，逐渐可以打出“46、47、48”环的优秀成绩了。每周一次的实弹射击，我也不再那么害怕。又是一次实弹射击。坐在射击等待区时，曾和我一起在不达标组的文书姚俊杰拍了我的肩膀：“排长，赌不赌，看我们谁打的环数多。”

战士对你的期待有多高，你对自己的要求就有多高

体能训练集合前，我对班长说：“很多新兵都说脚疼，要不今天我们训练量稍微减少一点，让她们缓一缓。”班长说：“这是典型的‘新兵病’，都要经历这一阶段，该练还得练，不能降低标准。”我点点头。其实，我的膝盖也疼，是在上军校时跑越野留下的毛病，跑多了膝盖就会肿痛。练体能前，我仔细绑上了护膝。练体能时，看着大家萎靡不振的样子，我背上了野战音箱，放着欢快的音乐，跑在队伍最前面。晚上，我打来一盆热水，用热毛巾敷着膝盖，拿出日记本写下：“2019年10月12日，天气，晴。今天训练了卫生与救护，女兵们很聪明，学得很快。估计很快要手榴弹投掷了，营长说的时候要我去做示范，我很担心自己不能做好……”



图②：刘郑伊在新兵团实弹射击中打出50环的成绩，戴上大红花。图③：刘郑伊带领女兵进行障碍训练。 图片由作者提供

我注意到班长手上拿了一个勺子大小的工具，塑料柄前有一个小圆盘，中间有个小洞。我好奇地问这是什么？“四点瞄准器，可以训练瞄准点集中。”班长把一个小凳上贴上白纸，然后立在地上，在白纸对面架好枪，然后趴在白纸上调整枪的位置。我在一旁跃跃欲试，“让我试试。”新兵休息时，我就趴在那里练瞄准。慢慢地，我的瞄准点达到了集中，甚至重合。我的射击成绩在逐渐提高，逐渐可以打出“46、47、48”环的优秀成绩了。每周一次的实弹射击，我也不再那么害怕。又是一次实弹射击。坐在射击等待区时，曾和我一起在不达标组的文书姚俊杰拍了我的肩膀：“排长，赌不赌，看我们谁打的环数多。”

战士对你的期待有多高，你对自己的要求就有多高

体能训练集合前，我对班长说：“很多新兵都说脚疼，要不今天我们训练量稍微减少一点，让她们缓一缓。”班长说：“这是典型的‘新兵病’，都要经历这一阶段，该练还得练，不能降低标准。”我点点头。其实，我的膝盖也疼，是在上军校时跑越野留下的毛病，跑多了膝盖就会肿痛。练体能前，我仔细绑上了护膝。练体能时，看着大家萎靡不振的样子，我背上了野战音箱，放着欢快的音乐，跑在队伍最前面。晚上，我打来一盆热水，用热毛巾敷着膝盖，拿出日记本写下：“2019年10月12日，天气，晴。今天训练了卫生与救护，女兵们很聪明，学得很快。估计很快要手榴弹投掷了，营长说的时候要我去做示范，我很担心自己不能做好……”

子，我背上了野战音箱，放着欢快的音乐，跑在队伍最前面。

晚上，我打来一盆热水，用热毛巾敷着膝盖，拿出日记本写下：“2019年10月12日，天气，晴。今天训练了卫生与救护，女兵们很聪明，学得很快。估计很快要手榴弹投掷了，营长说的时候要我去做示范，我很担心自己不能做好……”

我以前没有记日记的习惯。新兵来了之后，要求她们记新兵日记。我也开始记日记，也算是给自己第一次带新兵留个纪念。合上日记本，我去库房拿麻袋把模拟手榴弹装上，扛着去了训练场。边疆的夜晚很冷，但我热得满头大汗，一个个手榴弹划过夜空落在地上，又弹了几下，越过了合格线。我喘着气，看着那看着很近却又遥不可及的20米线，感到无力。虽然无力，还是得练。我把手榴弹捡起来抱在怀里，又开始新一轮投掷。冷月高悬，手榴弹落在地上发出声响，这是新兵的期待砸在我心头发出的声响——你是排长，你是新兵们的榜样！

在无数个夜晚，千百次投掷中，我终于练合格了，也琢磨出了一种适合女兵投掷手榴弹的技巧。到了结业测试时，全体女兵手榴弹达标。带兵人都希望自己能带出最优秀的队伍，我也不例外。我对新兵要求很高，这也意味着，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更高。新兵团的训练场见证了我和新兵们一同洒下的每一滴汗水。

今年1月10日，中午提前起床看第二届陆军“四有”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颁奖仪式。会后，一个女兵说：“排长，我刚才在大屏上看见你和帕丽时想到了你。”我很疑惑，问道：“咋就想到我了？”“因为你这么优秀，我觉得你以后也能站上那个舞台。”女兵拽着我的袖子，眼睛闪闪发光地说。我不敢看那个女兵的眼睛，第一次发现自己说话结巴，努力挤出笑容：“嗯……我会努力的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又一次失眠了，想着女兵对我说的话。我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，但是站上那样的领奖台，我能做到吗？这个问题想得人头疼。我想要给这个疑问画上句号，但那个女兵闪闪发亮的眼睛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。我该怎么办？虽然困惑，但我知道该做什么——当一名好排长。看看时间，已经凌晨3点。我悄悄爬起身，披上大衣开始查铺，“晚上这么冷，这丫头怎么老踢被子？”我想把被子给女兵盖好，发现被压在身下。于是，我脱下大衣，盖在了她身上。

8月的戈壁滩骄阳似火，营对抗考核将要展开。到达指定地域，下车卸物资，搭设帐篷。搭设完帐篷后，女兵们浑身湿透，坐在一旁喘气。藏族女兵王有专吉没有停下，又拿起铁锹开始挖排水沟，她挖得格外卖力。因为，这也许是她军旅生涯最后一次野营了。

王有专吉是一个优秀的女兵。很多人都劝她留队，但她有自己的想法。“我想像排长一样优秀，我要回去完成学业。”晚上，我和王有专吉并排枕着胳膊躺着，她扭头看了看我，然后眼睛直直地看着帐篷顶，仿佛穿过帐篷和乌云看到了广阔星空。听了她的话，我一阵脸红。帐篷外的雨声渐渐小了，女兵们的声音也渐渐没了。我毫无睡意，坐起身看着大家的睡颜，多想多看一会儿。这是我带的第一批兵，也是将要送走的第一批兵，这样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了。凌晨4点，我和女兵们钻出帐篷。我看到天空中的黑云已经消散，留下的是满天星星……